水門汀上

——長篇「滿洲的囚徒」的第三章

羅烽

冰床

雪是白的，車是黑的，人是黃的，我還沒有看見天的顏色，就被丟進囚車的肚裏去了。

如同小的胃口食進了過多的東西，我全身每個部份，全感受到難堪的壓迫。當囚車過份顛簸的時候，就像消化不良的腸胃，到處全膨脹起來。而且頓起混亂不清的嘰咕聲。

嘈雜和黑暗，使我們的眼和耳失去了本能。不曉得什麼道理：偏在這時候我那末迫切的要找我的伙伴賽世剛。於是我就可能的呼喚着，因爲不這樣，我的呼喚必讓嘈雜給毀滅的。然而畢竟被它毀滅了。

我不得不放棄我的企圖。隨着，一個遺憾又來填補了我的空洞的感覺——

我不該寫那張條子，那幾行充滿希望的字，將會使不明真像的葛笠苦惱幾月幾年，甚至於一生！爲了解救這種遺憾，我希望老人的釋放是相反的結果，如果成爲事實，我的布條必然同老人合葬於地下……呵，我的自私，簡直達到令人唾棄與憎恨的程度了！

囚車出人不備的停了下來，我突然向前傾倒，不知壓在誰的身上。而站在前面的卻吃了很大的虧：他們的頭撞在車箱上，發出的沉重的咚咚的響聲，恰像無數塊巨石投擲那上面。

一種愉快的大笑從車箱那面的司機室傳播過來。當吵鬧的馬達聲已安息的時候，那笑聲還留着一個不甘停止的尾音……

他一定是司機。他故意突然停車，要我們在生命的終途上，遭遇那末一點的災難。目的達到之後，於是他愉快的大笑了。

意外的是：沒有誰向那種可卑的笑聲抗議或責罵。大家一致的沉默着。爲什麼呢？我是很清楚的，今天，同車的赴難者一定理解：「當偉大的死，已經撫摸到我的臉頰時，小孩們的醜態，不值得我斥責的！」這句話的美的涵義吧！

現在，除了風的沖洗車箱聲，這個「黑暗之家」的以外的世界，就彷彿失足跌入古老的墓穴。他的死寂，使我本來清醒的神智開始迷惑起來——死與生同時在拖着我，讓我的靈魂成爲破碎支離的無機物。

『還等待什麼？』一個抱怨的質疑打破了死寂的空氣。

『他們在磨用鈍了的刀！』誰在這樣答着。

『人類進化了，刀已不是殺人所需要的工具，尤其是當集體屠殺的時候……』另一個人反駁着。

『忍耐些吧，過一會兒我們必會看到新發明的。』

對話就這樣結束了。

沉寂引來了難以抵禦的寒冷。我們緊緊的貼靠一起，不讓寒冷的鋒芒找到可攻擊的隙縫。我們明知要眼閉我們的運命便要遭到比這冷凍更殘酷的事實，但我們卻不願睜着兩眼讓牠凍——拿自己的活潑潑的生命自暴自棄，那是撲燈蛾所幹的蠢事呵！

仄小的車門突然開了，耀眼的，水銀般的光芒立刻撲到我們的身上。襲人的冷風也同時擁擠進來。隨後是一個簡短的命令：

『下車！』

依次的跳下黑色的囚車。現在，我們的腳是踏着潔白的雪地。不久，我們的肢體就將要浴在鮮紅的血海裏了。

『看哪，這是什麼地界呢？』

在我還沒有發現賽世剛，而他的爽直的語聲，卻先被我發現了。他是緊跟着我的身後的。當我回頭望他時，他那雙深如泉影的眼睛，正在流覽着四圍堅固而高大的樓房。那神氣相同流覽着從未見識過的什麼奇蹟。

『還是紫蔡城呵。……』

一個頭大、身矮的同志，用沙啞的聲音回答說。他揚起長到與身體絕不相襯的胳膊，指着環繞樓房的紅色的高牆。它正在三十碼開外，彷彿是頂天立地的蓋世英雄，傲視一切的站着。

在紅色高牆的東南角，我發現一座高出牆頭的碉樓。一個持槍的人，露着半截身子徐緩的徘徊着。由於這一印象，使我憶起『這是什麼地界』，無疑地，它就是東省特別區監獄——一般人所說的「大巴離子」。（註）

『又是一次死的戲弄呵！』

我心裏想的話竟脫口而去了。這使在我身旁走着的白俄獄吏怒髮沖冠的歪瞪我一眼。也許他看出我們這支強大的行列是不可侮吧，不然的話，他將會用他的武器懲罰我這不法的囚犯的。

我們被關在一間空曠而陰冷的大房子裏。水門汀的地像冰一般的冰着腳板。我想把我的腳墊在什麼東西上面，但這裏除了牆和地而外，則一無所有。

腳凍僵了，我們開始在廣場似的水門汀地上蹦蹬着，好讓快要停滯的血液也隨着運動起來。

受了寒冷的鐵鍊，也唱不出鏗鏘的歌兒，它的喉嚨竟變到難以形容的暗啞，這些不堪入耳的喧噪，把那個白俄獄吏引過來了。他用中國話向我們咆哮着，粗暴的聲音穿過風眼上的鐵紗：

『不會安靜嗎？搗亂鬼們……』

『難道非要我們站定，凍成冰人嗎？』

那個頭大身矮的同志，也還以粗暴的聲音

『難倒就把我們扔到冰窖裏，什麼也不管了嗎？……床呢？拿床來呀，媽的！』

『床？……床——就——在——你們的——腳下！』

白俄獄吏突然降低了聲音，而且一字一頓的說，雖然降低了聲音，但那種聲音比適才的粗暴的咆哮更容易激動我們。

賽世剛憤怒的向鐵門跳去。他是企圖隔着風眼的鐵紗，狠狠的給白俄獄吏一拳，可惜白俄獄吏的腦袋，比賽世剛的拳頭來的更快，牠已經機警的躲開了……！

（註）俄語：監牢。

一個牧師走進來

三個人一組。大家把多餘的上衣脫下，鋪在水門汀上當褥墊。背依靠着背坐在「褥墊」上。就這樣，我們渡過了三個寒冷的夜。

過去的三晝夜，抗議接連不斷的進行着。然而對方始終置之不理。他們——那些可惡的白俄獄吏的鬼臉常常在鐵紗外出現。他們以無聲的陰險的嘲笑、代替着答覆。於是各種叫罵轟然爆發了。兩個蘇聯人用惡吐沫唾棄他們，於是對方便狂吠起來：

『安靜吧，安靜吧，動物園的老虎們……你們想用利齒巨爪嚇唬我嗎？……那該多麼遺憾呀，如今，已經不是你們的世界了……如今，混蛋們！呸！……！』

是的，如今我們所處的冷酷的無陽光的世界是屬他們的。我們既經作爲他們的俘虜，他們自然可以驕傲的操縱着我們的自由和生命。

我們的敵人，一定是有計劃的把我們關在這間冰牢裏。他們的報復手段，不是單純的要消滅我們的生命，而是要在消滅以前，在我們的生命上，劃滿足以使他們心滿意足的創傷。因此，我們抗議所招來的嘲笑和謾罵，是非常合理的。

大家決定沉默下些時候再說。但那些驕傲的傢伙卻不甘於沉默——不斷用嘲笑與謾罵來向我們挑戰：

『喂，達瓦力斯，（註）這種鍛鍊，對於你們的將來是非常有益的，等你們窮到沒褲子穿的時候，光着屁股也可以耐過一個冬天。……是不是呢？……』

或者：

『……需要一種運動嗎？……啊，這兒是很可以滑冰的，誰要冰鞋？……沒誰喜歡這種運動嗎？……哼哼，對不起，原來你們的腳脖上都帶着項鍊呵！……』

或者：

『沒凍死嗎？……嗬！冬天對於你們簡直是尋常的事情。過去我沒見過北冰洋的白熊，今天我卻看着滿洲的黃熊了……上帝，我好幸福呵……』

幾次以後，他們的挑戰得不到任何人的反映，於是他們就像遭遇拒絕的蕩婦，不再向我們賣弄了。

然而寒冷卻日愈加甚的脅迫我們。起初，我們尚可不分晝夜的散散步，使周身的血不致於凝滯。四天以後，我們可就被疲倦擒住了，一到夜幕張開來，「司眠之神」就牽着我們向夢鄉走去，而同時，「冷之魔」拚命的往回拖，經過幾場激烈的爭鬥，「冷之魔」終於敗北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「冷之魔」又乘機偷襲我們……

總共廿七個人沒有一個倖免的，不是凍壞了手，就是凍壞了耳朵，在第六天的夜裏，孫望同志——就是那個頭大身矮的大學生——病倒了。我們一邊盡可能的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上。一邊堅決的要求醫生來，但他們總是敷衍我們。一直推託到後半夜，人已經被過高的熱度燒得不省人事了，還不見醫生的影子。

當魔王上班的時候，鐵窗上已經現出黎明的顏色。性急的賽世剛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使盡全力，暴躁地踢着監門，監門如像山崩似的轟鳴起來。而外邊始終是寂然的。但孫望同志閉澀許久許久的嘴，卻被那幾人的轟鳴震開了：

『你說這是什麼動靜？……哦，不，這確是舊世界毀滅的前奏……朋友，你聽啊……聲音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大了……哈……哈哈，看哪，那荒淫，殘暴，貪婪，虛僞的傢伙，他們臉上的假面具抖落地上了，摔得碎紛紛的！……哈，哈哈哈……還是慢笑的好吧，我們快樂的動，還沒有把滿滿隱隱的苦惱劃淨呢……』

他半閉着眼睛，斷斷續續的說。在痲瘢的笑臉上，時而浮湧出痛苦的皺紋。

賽世剛還在繼續踢着監門，宏大的響動，使他的神經不安。我把這理由說給賽世剛，希望他停止一下，但是他不同意。

『不安？讓他等着死可就安了！』

『不是讓他等着死，實在是敵人給他——我們也在內——擺好了一盤必死的棋勢，現在，步數已算是走定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』

『那麼，我們看着他死嗎？』賽世剛絕望的向我叫着。『看着他離開我們嗎？……不能……我要抱着他，把他溫過來……』

他熱情的抱起孫望，然後顫巍巍地而坐。他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前額，相同一位慈母撫摸着她的病孩子。同時他輕柔的呼喚着：

『孫望同志……孫望同志……孫望……』他的手突然從孫望的前額滑下來。兩隻弛張的眼睛失神的望着他，嘴角在扯動着。

『他——他死——了！』

這簡短句子，彷彿一股電流，觸到我的身體上。牠立刻奪去我的知覺，簡直就要不自主地栽倒下去，幸僅片刻，眼睛便恢復常態了。

二十六個人圍住了孫望同志的屍體。五十二隻眼睛盯着孫望同志沉靜的臉。

空氣也彷彿孫望同志的臉那末沉靜。我們二十六顆心全在沉痛的激盪着，黎明悄悄的走到我們的四周來參加這一沉痛的葬禮。

我們把孫望同志的死，報告值班的獄吏。我想他們一定很快就會派人來收屍的。可是足足等了有兩個鐘頭，監門外才發現紛雜的腳步聲。門開了，首先一個牧師走進來，隨後一個白俄獄吏和兩個拿着昇床的白俄犯人。牧師剛開口爲死者祈禱的時候，賽世剛的大手冷不防的堵住了他的嘴，而且順勢把他推個坐坡。——這時白俄獄吏狠狠的跑出監號——他又趕快爬起來，也顧不得拂去沾在黑道衣上的塵土，像一個被追捕的賊，從鐵門縫裏溜擠出去。

白俄獄吏和牧師在門外發起威風來了。沒有誰去理睬他們。我們幾乎是用五十二隻手把孫望同志抬上昇床。我們用二十六個喉嚨唱着國際歌，把孫望同志送到監門以外。

莫洛夫的宏壯的歌聲，幾乎掀開了屋瓦。

（註）俄語：同志

卡布欽斯基的外套

孫望同志死難的第七天夜裏，我們的冰牢來了一個新客——他的名子叫做卡布欽斯基。那時候，我也正患着類似孫望同志的病。穿着春季的衣服蜷曲在冰床上。而他一走進來就蹲在我的身旁了。

率直的賽世剛用不大正確的俄語不客氣的問他：

『白俄嗎？』

『不，』卡布欽斯基搖搖頭。

『你是紅黨？』賽世剛的語氣突然溫和起來。

『我是蘇聯的公民——』

他一邊回答時，一邊用手揉搓着臃腫而發青的大姆指。一種不可言喻的憤怒，埋藏在深邃的眼窩中。繼而他又鬱鬱地重複一句，似乎是在向大家自白。

『我是蘇聯的公民——』

於是賽世剛又追問道：

『那麼你犯了「滿洲國」甚麼刑章呢？……你受了刑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』，他沉默一會兒，看看自己臃腫而發青的兩個大姆指，冷笑着說。『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國家對於一隻牛也不會這樣殘酷過……這話你不相信吧？』隨後他疲困地打個哈欠。

『我比你都相信。』賽世剛孩氣地笑着說。『困嗎？躺下睡吧，小伙子……』

卡布欽斯基看一眼冷冰冰的水門汀，皺了皺眉頭，馬上站立起來。他緊緊捲好「賓夾克」（註）的大襟，並豎起皮領子。開始在空曠的冰牢中徘徊着。嘴裏嘟囔的說：

『……我要走到天明……』

我聽着他的勻整的腳步，漸漸的失去了知覺。可是當我甦醒過來的時候，我感覺周身異常的溫煖。卡布欽斯基的徘徊仍然繼續着，腳步似乎有點兒疲倦了。

我略微睜開眼睛，首先我看見卡布欽斯基身上的「賓夾克」不見了。他僅穿着一件比我的上衣更顯得單薄的工作襯衫。然而那件煖和的皮外套都蓋在我的身上。這極罕有溫情，使我的眼窩突然濕潤起來。同時我一邊掙扎的扯起「賓夾克」的皮領，一邊感激的說：

『朋友，請你穿上吧，謝謝你……我是不需要這個的……飢寒對於我們已經成爲習慣了呵！』

卡布欽斯基驚喜的跑到我的身邊來。他按住我的手，不讓我掀起他的皮外套。他的手彷彿冰塊那麼涼，而我的情感越發汜濫了：

『我雖是不需要這個的，但是，你……』

『你頂需要，』他把揭起的皮領，又壓在我的胸前上。『朋友，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病很危險嗎？』

這時候，賽世剛被我們的糾紛吵醒。他坐起來揉揉眼睛問我：

『怎回事啊？』

『求你把這外套拿給他……我凍不死的，我不需要這個……』

『胡說！』賽世剛斥責着我『你沒有這個，命早沒有啦！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我奇怪的問。

正在賽世剛預備回答我的時候，監門突然開了。第一個走進來的，就是那個常常向我們賣弄的白俄獄吏。兩個白俄獄卒像鎖鏈的緊跟在他的身後。

『卡布欽斯基』白俄獄吏板起面孔說。『典獄長請你。』

於是卡布欽斯基毫不遲疑的向着監門走去。我連忙扯起「賓夾克」的皮領子，叫着卡布欽斯基：

『親愛的朋友，穿上你的外套啊！』

白俄獄吏兩步並成一步走到我的身邊，毫無禮節的揭去外套。命令着卡布欽斯基：

『你穿上它——』

卡布欽斯基做個不要的手勢：

『請你好好的蓋在他的身上！』

『你還是穿上吧，你不能再回到這個監房來了！』

『不必你管』，卡布欽斯基暴躁地說。『這是我的意見……』

說完，他便邁開矯健的闊步，獨自走出監門。白俄獄吏尖削的猢猻臉，頓時浮出兩朵紅暈。胡亂的丟下外套，不好意思的走開了。

我叫喊着卡布欽斯基的名字，他沒有回頭。監門關上了。紛雜的腳步聲，漸漸的微弱下去。

我無言的凝視着賽世剛，而他正在看着那扇黑黝黝的鐵門發呆。他的呼吸是異乎尋常的急促。他的眼睛含蓄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。

『這是人類中最光榮的一件紀錄，』賽世剛掉過頭、搓着手對我說。『你還便呢，卡布欽斯基就是你的再造者……不明白嗎？』

『……不明白，』我完全困惑的回答着。『除這外套還有別的事情嗎？』

他無意識的斜睨一眼鐵窗外破曉的天空。然後開始述說卡布欽斯基和我的一段故事——

卡布欽斯基來此不久，我的病便進入昏厥狀態。要求醫生來的手續自然是做了，然而同樣是遭到沉默的拒絕。後來還是卡布欽斯基不斷的抗議，才來了一個白俄醫生。經他草率的檢查一下，結果說：

『半夜三更的弄醒我……這算什麼病呢？……到明天晌午請我全死不了的——』

『你還在做夢吧，看他的氣全快斷啦！』卡布欽斯基氣憤的說。

『他斷氣與你何甘呢？』

白俄醫生說完這句話就漠不關心的意欲走開。但是卡布欽斯基一伸手就扯住他的胳膊。

『你不打算挽救他的生命嗎？……那末我可要干涉你了！』

白俄醫生突然掙開胳膊。厲色的咆哮起來：

『你？你干涉我？……這裏可不是無法無天的蘇維埃！……這個世界，哼哼，對不起，沒有給你預備那種權利！……』

『聰明的先生，認識這個不？』卡布欽斯基捏緊大拳頭，送到白俄醫生的眼前掂量幾下。『牠就會干涉你的！』

白俄醫生有點兒膽怯的樣子，但他又似乎不甘在敵人面前喪失自尊，他不得不免強應付幾句：

『守分些吧，若不然上帝將會立刻降罪你這暴徒的……』

卡布欽斯基沉默起來了。他的眼睛細成一條線，好像在想着什麼心思。過一會兒，眼睛又逐漸睜大了，他開始神秘的笑着，笑得那末沉醉，那末甜蜜。當大家正都忖摸卡布欽斯基爲什麼這個樣子的時候，白俄醫生卻像一個掉地上的膠皮人，突然縱跳到監門以外，又啖咚的一聲摔倒了。魔王驚慌的關上鐵門。白俄醫生的叫罵從風眼的鐵紗上擁擠進來：

『你這暴徒！……你這下地獄的暴徒啊！……』

卡布欽斯基不理會那隻被打傷而夾起尾巴亂吠的狗，他收拾起沉醉的，甜蜜的笑。脫下身上的外套蓋在我的身上。同時他用多毛的粗大的手摩娑着我的手和頭……。

（註）俄語：外套

（未完）

今與昔

田家英

「能懺悔的人」，據說「精神是極其崇高的」。最透底的懺悔是從新做人，斬犯綁赴刑場，爲了表示不甘屈服，總得大叫幾聲「二十年後，又是一條漢子！」快刀從頭頸飛過，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長，二十年後依舊是銅筋鐵骨，依舊是一條好漢。

這方法在中國，流傳是頗廣的，而且越來越高明。不甘落後的人加以研究，覺得二十年終竟太長，麻煩得很，於是另有新法：趕緊「貸款」，趕緊入黨，趕緊做好漢。

然而，精神崇高的好漢們，也自有其內心的苦悶在。「反動」已經變爲「革命」，舊英雄已經裝成新英雄，「名韁利鎖之中」，「歌舞喧鬧之境」，耍猴兒戲的最怕人揭開面具，望着他毛茸茸的臉皮，問起如何前後不符，直弄到騰挪不得，觸及隱處，只好扭扭妮妮地表白一句「那是昔日的我，莫當今天的看」。

這就是今與昔的差異。

自然，消極地表白終竟不算善法，一來爲了體面尊嚴，一來爲了證明自己從「不知道『轉變』」，聰明人往往就會把過去說得含混模糊，或者把舊賬陳跡扮飾得雪白整淨，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。

這類作法，例子是很多的，單看每臨紀念，報紙期刊上總常有許多自我表白的文章。比如前年五四，就有過領餉作家的編輯，訴說他一直就爲新文化戰鬥，但潤了一繞，又在另起爐灶，從新做人。今年五四，也有幾位教授文人在作「光榮的回憶」；甚至連鄭學稼，梁實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「遊行示威，宣傳講演，製旗幟，貼標語」，使用過「喚醒沉醉的大衆的手段」！結論如何？不過從五四證明「學風」的亟待整頓，學生不應過問政治（引文均見「中央周刊」四卷，三十八期）。

原形也正在這裏躲閃不開。戰士關將與吃肉吸血的幫閒之間隔一條多寬的鴻溝，但事情卻偏會作弄，在同一個人身上，就使人分明地看到：今與昔有着如此的差異。

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因而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」，這精神是不錯的。但卻必須是大體上能明是非，辨黑白，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去路。倘若依隨勢力旋轉，爲了津貼領足，好官到手，不妨自打兩下嘴巴，淌幾滴眼淚，用歪曲來說明內心的忠誠，用一套出奇的幻想，險惡的構陷，把世事塗飾得混黑一團，以之騙人，兼騙自己，這就比之簡單抹煞歷史，更卑劣得多。

不過，這卑劣中卻仍然存有點「古道」在，因爲究竟還承認有過那樣賬目。照情形看，「做人」的方法愈來愈爲精進，恐將不久，好漢們連「改悔」也嫌麻煩，乾脆算盤一擲，賬簿一翻，就把兩眉一橫：「那是我？——我一直就在這邊。」

在好漢們身上，今與昔是難於弄清的：昨天是正人，是君子；今天是教授，是文人；明天也不妨作狗，作鷹，作虫類。

村姑

均儂

一九四一年夏天，一隻古老的木船，由黃浪滾滾中渡到了雞鳴口。我們着了陸，舉目觀望，洶湧澎湃的黃河，把秦晉二省，截然分開。自然力的偉大，真是動人心魄。

七月初，我到了太原區第八軍分區。分區司令部駐在林木濃密的大山中。這裏是山岳地帶，一切食物全靠還在平川底村落供給，而這些村落多被敵人劫奪搶蕩，所以我到了這個地區，正逢上糧食困難的時期。韓司令員和蔣士們啃洋芋蛋吃桑樹葉。

我剛到的時候，山林裏底白天，異常寂靜，人們帶着疲倦的神情，在悠長的樹蔭裏，坐的有，躺的有，三個一堆，五個一簇的拉着話。生人不容易察覺出他們底行跡。只在每個夜晚才證實了打到敵人頭上的就是這些「隊伍」。

我底胆子慢慢被他們頑強搏鬥的精神變大些了。

一天，我叫兩個帶槍的同志伴我到離敵人據點五里遠的一個地方去。

我們全騎着馬，路是崎嶇不平的，不時穿過矮矮的樹林，當我們餓得難受的時候，太陽正照遍了山谷，樹林。我們勒住了馬，風沙突然飛揚起來，坐在鞍頭上向四下張望，可以說，這一帶人煙絕跡。

黃禎——司令員底特務員，把馬向前鞭策了一步，用手指着遠遠的地方——蔥鬱的松杉後面，隱隱約約的倒像一簇村舍，說：「那不是人家嗎？」

巴達巴達地蹄聲，在荒涼的道上，特別響澈山谷。

我先翻下了鞍囊，我們走進了一座簡潔的草屋子。三匹瘦瘦的馬，拴在棗木樹上。

「呃，老鄉——」，迎聲而出的是個老娘婆，她帶着慌恐的面色，注視着我們。我們站在院庭裏，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解開被汗透了的上身單衣。

「老人」，黃禎說：「我們是八路軍，請你給我們搞點東西吃！」

老女人一聽到「八路軍」，滿是皺紋的臉上立即掀起了一絲笑容，但「搞點東西吃」，卻使她把笑容急速地斂去了。

「吓，糧食——。」

「我們帶有糧票」，黃禎凝望着她說。

「糧——開不下。」

「不給飯吃，共不走的」，我邊說邊走進屋裏，老女人東倒西歪的跟在我後面，她講了一大串糧食困難的理由。我們由於飢和渴倒在她炕上的時候，老女人支吾着叫醒她的伙計，打發他越過一架山到另個莊子去弄糧。

在這個瞬間，走進來一個非常好看的姑娘。

她沒有一點靦腆的樣子，兩個鉅大黝黑的眼睛，充滿着和藹的神情，老女人對她咕嚕了一陣什麼，她便蹲在灶前拉起風箱，我們要她燒開水的。不一會，鍋裏底水絲絲地響起來，我在堂屋來回踱着，她望了我一眼，說：「放不放茶葉，同志？」我急忙地問：

「什麼茶葉？」

「搭山裏摘回來的。」

「那不好喝」，老女人鼓着嘴說。顯然地連茶葉也捨不得給我們；還是她姑娘的意思。

我們喝了口茶，搞糧的人跑回來了。我們托着餓得癟下去了的肚子，站了起來，結果，大使人失望，糧食沒有搞到。

我跑進了她姑娘的臥室，她坐在一口破木櫃上衲鞋底，我依着炕沿站着，同她拉起話來；她自白她很敬慕八路軍，因爲過路的有些軍隊欺負老百姓，强拿東西，八路軍底軍紀，和作戰的英勇，感動了她。在一九三九年，這一帶曾被敵人騷擾過，她親眼見過八路軍底忠勇騎兵，襲擊敵人，把「皇軍」趕跑了。

她談了許多，驀地她伸手由枕頭底下摸出三個糜子麵做的黑窩窩。我接過來三一三十一的分發了。嚥下之後，越發引起食欲肚子也更飢餓。我們再向老娘婆求糧，她嘟噥她們還餓着咧。同時，她不時的斜瞅着女兒，埋怨她不該給我們麵窩窩。

我們也了解這個地區天旱，莊稼全被晒枯萎了，糧食確乎困難。不過，三個人吃的東西總可以弄到。只就這個老娘婆不肯把糧食拿出來。她又打發伙計去下窩的村子弄糧。我們知道這是搪塞，不消說，伙計仍舊赤手走回來。這時太陽已西斜，我們還要趕路，三個人都着了慌，一齊向老娘婆央求，但她依然不肯。我們難信，他們沒有一點糧食，三個人聲言要開開她掩藏的洋芋窖。她坐在門坎上答道：「你們搗吧！」結果，我們摸了個空。裏面僅是柳條籮子，和鋤頭。這樣她倒責備我們了，而吵鬧起來。

她姑娘站在她身後，她瞟瞟婷，縐着眉頭，走近我身前，偷偷地觸了我一下，她就鑽進屋裏去，我也隨着進去。我見她揭開一只小木桶，提出一隻白布袋，我走近去捏了一捏，才斷定是小米。我把布袋揣在手裏，抬起了頭，她已走掉了。我提着小米往外跑，正逢上老娘婆回向堂屋來，她將一轉眼，一把扯住了我，她氣咻咻地喊道：「幹啥！」黃禎如同餓虎撲食般的跳過來，大家都不肯鬆開手，緊緊地握住米袋。這時，她姑娘站在旁邊勸說：「媽媽，——給他們吃了走吧。」老娘婆氣得腦門上青筋突了出來，但她見到米已挽不回來，手被慄地脫去了。這位年紀不過十八歲的，良善的姑娘自動的給我們煮了乾飯。雖然米發着酒糟味，可是三個人貪婪地飽吃了一頓。

我們翻上了馬鞍，太陽已西沉，路愈高低不平，越過了一架石山，便是乾涸了的小河，馬低下頭去嗅泥巴，老戰士何明德牽過馬頭，朝落在後面的山峯上望了望，說：「給我們燒飯的姑娘站在山頂上送我們哪！」

我抛眼一看，她穿着藍色的衣裳，剪得短短的頭髮，被夾着寒意的晚風吹動着。我揮了揮手，示意叫她回去，但一直在我們進入樹林，她依然站在山嶺上。現在回憶起來這個敬慕八路軍的姑娘，不禁爲之神往了。

一九四二年七月

重抄於野戰醫院